

清詩話三編

張寅彭

編輯

吳忱

楊焄

點校

錢仲聯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寅彭

編輯

吳忱

楊焄

點校

清詩話三編

清園



貳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二冊目次

西河詩話		毛奇齡	七六三
風人詩話		劉廷鑾	八六五
逸樓論詩		李中黃	八七九
窮愁漫語		錢孫保	九一七
我儂說詩		徐錫我	九二九
寒塘詩話		蔣鴻翮	九七一
蘭皋詩話		丁鶴	一〇一五
定泉詩話		陳梓	一〇四九
夢曉樓隨筆		宋顧樂	一一二一
春秋詩話		勞孝興	一一四一

小石林文外		葉之溶	一二二一
紅蕉詩話		蔡顯	一三一
雪夜詩談		彭端淑	一三八三
明人詩話補		彭端淑	一四三五
國朝詩話補		彭端淑	一四四五
青梅軒詩話		史承謙	一四五九

西河詩話

西河詩話提要

西河詩話八卷，據康熙間刊西河合集本點校。撰者毛奇齡（一六三三—一七二三），原名姓，字大可，號西河，浙江蕭山人。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充明史館纂修官。二十四年稱疾歸，遂不復出。一生著述繁富，卒後門生輩匯爲西河合集四百餘卷。

按此書編刊甚草率：卷三兩處有闕文；各卷中偶留有年月日期，如卷二一則署「乙丑二月五日」、卷三一則署「甲子六月日」、卷四一則署「乙丑三月日」、卷五一則署「乙巳十月記事」、卷六一則署「九月日」等，舛錯失序如此。而以卷八記康熙四十年與朱彝尊同遊西湖事爲最晚，書當成於此後不久。毛氏性疏狂，論詩揚唐抑宋，多出己意，不免失據。然精於韻學，故與詩學亦自不隔，論詩樂關係等尤有可聽，與王士禛、趙執信等專研古詩聲調者又自不同。又以經歷廣泛，曾任職史館，其筆亦擅狀物記事，上自宮闈秘閣，下及市俗名物之牽繫於詩者，隨所聞見，信筆書來，頗存明末清初壇坫之狀態。此書另流行有一卷本，係摘錄八卷本中康熙帝玄燁之事跡而成，僅二十四則，初由張潮輯入昭代叢書，後各家翻刻，多據此一卷本，八卷原本幾爲所掩。

目錄

序		七六九	
卷一	二十五則		七七一
卷二	二十三則		七八〇
卷三	十九則		七九一
卷四	二十五則		八〇三
卷五	二十四則		八一三
卷六	二十七則		八二六
卷七	二十四則		八三八
卷八	二十二則		八五一

序

同里莫春園曰：先生晚年，不喜譚詩填詞，曲子無論已。以故四方學士大夫暨都人士暨門下諸子，凡請業者，謝勿與稱。然而樂先生與人之寬，而怪其用意之嚴者，則既有日矣。雖然，夫何嚴哉？不言之言，言有在也，經學、史學是也；不言之言，言固在也，詩話、詞話是也。學者知此，思過半矣，胡必敝先生之舌爲？乃若連廂，一詞曲子耳，於詩爲派別，於詞爲支流，元人以之決科，明人以之調笑，而先生則固非漫然作者。以端風俗，以正人心，興觀羣怨，獨非詩意也哉！

西河詩話卷一

蕭山毛奇齡稿

康熙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富陽江口地名陸山者，居民夜見墜二星如雷，入地三尺。縣令出視，發掘得二石，各重四斤有餘，則儼然金也。時傳解督撫衙門以下及卬邦、梅勒等，各鑄取如干。予友徐隱居涵之，適爲陳梅勒幣請在坐，亦饋一兩。同人見者，皆賦詩，唯張邇可詩有云：「紫囊羅片石，青眼對兼金。」最爲切實。隱居嘗云：「落星爲金，甲兵林林。」時適有甌閩之變。蓋落星不同，有爲石、爲金、爲鐵、爲粟麥、爲飛蟲者。

海鹽吳磊齋太常末第時，夢一隱者來謁，口誦文文山「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雨打萍」之句。詢其名，曰：「我劉宗周也。」時磊齋尚未知公名，心記之。及壬戌既第，適劉公以儀曹郎知貢舉，見之訝然。又二十年，磊齋與公皆後先赴召，每相見京邸，甚親。及癸未，公以都掌院見放，磊齋始流涕，使友道所夢於公，公亦訝然。次年，磊齋由吏曹擢太常，殉國死，慨然曰：「吾不可負劉公。」公後作甲申慟哭記，凡十人，以磊齋爲首。其詩有云：「何人後死骨先寒，二十年前夢底酸。」又云：「分付後來如夢者，男兒事業儘多般。」皆謂此也。

吳博士崇禎官詞有云：「夜半昭儀賜鳳凰，昭陽前殿奏霓裳。自言阿母親傳授，不比新聲出教坊。」按其事以田禮妃好鼓琴，上嘗賜小雷琴令彈，忽一日詢云：「何師得之？」妃以母授對。既而妃

請召母至，伺上見幸時，無意間令母彈廣陵散曲。上聞之，頗憶其語，大悅，賞賚最厚。禮妃本秦產，母多技，幼嘗教妃。妃恐上見疑，故令母入宮，一實其語。「鳳凰」，飛燕琴名，見梁元帝纂要。

沈佺期有遙同杜審言過嶺詩。「遙同」，遙和也。近解唐詩者，皆謂沈與杜前後過嶺，曰「遙同」。因曲爲解說，詩意盡晦。不知古詩題俱作和解，如謝朓同謝諮議銅雀臺詩。盧照隣同紀明府孤雁、王維同崔傳答賢弟、崔泰之同日知光祿弟冬日述懷類皆是。又孟郊有奉同朝賢送新羅使，注作「同韻」。而張說有遙同蔡起居偃松篇，必非前後同偃松者。世之說詩家貴有學，概爲此耳。

宛陵施尚白爲山東提督學使，修李滄溟祠及墓，夜夢五丈夫者見過，各與之揖。其第四者紗帽，面垂黃帕子，揖且謝。至第五，則第三者曰：「此家姪也。」竟不知爲何人。次日修墓五，設祭於滄溟墓前，見五封秩然。守者遍指之曰：「此滄溟祖父兄也。其第四者，滄溟也。第五，李駒也。」駒，滄溟子。始悟稱「家姪」者，即滄溟兄耳。後長洲汪戶部記其事，與此互異，且有傳滄溟謝尚白刻其詩，以爲詩人習氣未除，尤屬不合。乙卯六月，遇尚白於朱明寺中，爲語此事，且云有詩記之。此不載。

陳何寄子夜歌二章，蓋憶予作也。其序云：「外人以避讎未歸，檢黃皆令子夜歌，用其詞。」則是貸皆令作者。其詞云：「一去已十載，九夏隔千山。雙珥依然在，如何不得環。」又云：「白露收荷葉，清明種藕枝。君行方歲暮，那有見蓮時。」舊體「蓮」本隱「憐」，今借隱「連」，然亦可隱「憐」，以予曾自呼「阿憐翁」故也。何，予婦，無字。

陳何貸皆令作春懷詩云：「胡蜂尋舊樹，燕子補新巢。只有清江路，春來漸漸遙。」

萊陽姜仲子有家藏脂粉箱，宣德年宮中物也。磁質，花文曼體，而覆承兩窪，子母隔膜周通，間以小竇，而竇唇掩的，啓之窈然。予與莆田余懷、宜興陳維崧各有詩記之，名宣德窰脂粉箱歌。仲子爲合刻一板，而豐南吳刺史綺又爲之跋。其跋語有云：「姜子既獨珍之什襲，三君乃競美以篇章。物兼華實以咸工，詞備抑揚而盡變。」又云：「揮毫三嘆，多才子之能名；濡簡數言，待後賢之論世。」予至今猶愧其言。

予過西昌蕭孟昉於長干佛寺，適句容張芳、餘杭吳山濤在坐。主人出漚藍菜說餅，坐中共作說漚藍餅詩。第漚藍無考，或作「吳藍」，或作「甌藍」，俱無所據。其菜味苦，而滌淘之，香鮮異常。唯秣陵高坐寺中產此物，他處不產。或云：「高坐上人從西方得此種。」又云：「明初黔國征南時，取之西洋。」又云：「海中有漚藍國獻此。不知孰是。」

瀨中集七律有贈徐徵君詩，中云：「關西學術推夫子，天下英雄只使君。」注云：「徵之講學而善兵法。」徵之者，徵君字也。禾中徐重威，於乙卯浙闈第二場號舍假寐，見司命持一書至，詢之，曰：「兵家言也。」再拜請受，曰：「此中頗謚，受之西陵徐徵君可矣。」歸告其父，父與徵之弟涵之曾講學姜侍御坐中，以爲「徵君」必其人。第涵之精象緯之學，未聞善兵法。後過俞右吉許，見此詩，始大悟，渡江執摯。詩之貴覈實如此。此重威與予語。

予游海上，主朱周望司李家，讀其曾王父邦憲公江南感事詩。其序云：「幕府徵兵，廣西瓦氏者，攜二孫應命有司，以犬蛇供軍中。」蓋明世廟間征倭時所作也。和之者皆江南鉅公，合百餘首爲一

卷。司理屬予和，予以事頗久，且客病無暇，遂蹉跎去。然讀其原倡詩，次首有云：「帳前豎子金刀薄，闔外將軍寶髻斜。田父誅茅因縛犬，乞兒眠草爲尋蛇。」則是以一女二豎應援，而第取犬蛇以作軍儲，亦怪事也。時張伯起、文徵仲父子和詩頗佳，然終以限韻，不及原倡。邦憲有詩集行世。

上海張吳曼有集唐梅花詩數百首。按唐人咏梅花不及二三十首，而集句反多，必其不僅取材於咏梅詩者。予嘗評近代集詩家，謂泗上施助教、太倉顧濬，一博一精，與吳曼而三。後見沈天庸尊人貞居先生梅花集唐詩，始知先吳曼而起者，先生也。先生寄居梅花源，繞屋藝梅約數千畝，幾與蘇之鄧尉、杭之安樂相埒。觀其集句有云：「地疑明月夜，山似白雲朝。」則其梅之多與集句之勝，不俱可想見耶！或曰：先生懷大端，不侵塵事。甲申以後，竟全身殉節。此蘇子瞻所謂「玉雪爲骨」者，宜其與梅花相契如此。

天庸子有離垢園雜詠詩，其門下分題索和，比之藍田別業諸什。予嘗題其二，一蕭閑堂，曰：「築室愛蕭散，置之花源間。借問東鄰叟，何時可自閑？」一畫溪，曰：「層岡映修陂，蒼蒨有如畫。蘸筆綠水中，放眼白雲外。」餘尚有十六名，其最著稱者，爲紺雪樓、海棠徑、水木清華之室、澡影軒、桐蔭木叉庵、二仲廬、春雲渡。

甬東錢子聖月，嘗以其尊人永錫錄示予。予爲題其篇曰：「孝子救親岸，即犴也。詣闕苦不早。短綆繫若華，踟躕坐將老。」後遇聖月於滬上僧舍，詢其實，始知孝子真難爲也。孝子父臨江君初爲儀部，時值神廟以選妃事，刺其隱，恚甚，書君名屏間。既以不附江陵相，出守臨江，會江陵修憾於吉安，

故御史劉臺陷之死。而其羅織成獄者，王開府也。至是江陵死，御史江君白臺冤，下命行勘，委君及瑞州守究其事。適新開府曹君爲王開府導地，冀以倖全，而君持不諛，竟坐王戍。曹大怒，乃取他事劾君酷，嚴旨提問，擬奪職，不可；擬杖，不可；擬遣戍，不可；擬辟，可之。復賜御筆判狀曰：「即決。」於是舉朝大震。是時翰林文似韓首訟君冤，而九卿及臺省以下，皆互疏切爭。及政府申公文定亦具密揭，然後得更「秋後」字，然而危矣。其後申公陰檄江省，令是年勿決囚，而漸以留青曠溢，使此地連停秋決者若干年。暨積久相忘，而後遂巡陰附之獄籍，然猶未敢明布也。至若孝子初生之時，即君罹獄之歲。歷歲若干，始受書獄中；又若干，始就試；又若干，始登鄉薦登第，然猶未敢訟冤。至神廟升遐，而後號呼詣闕下，猶且不敢訟，言不宜死，即宜死，願以身代。如是者有年，而後出獄，暨出獄數年而後死。然則孝子之用心，如是其疚且久也。當君死時，距出獄不滿三歲，孝子哀痛幾殉之。倪文正有慰孝子書一篇，久傳人間。若出獄事，則同時何武、吳海、李芳瓊、沈青嶼、姜燕及諸君，皆陰爲之謀。天下事可爲而得爲者易，不可爲而必爲者難，孝子則所爲爲其難者。臨江君名若廣，孝子名敬忠，即聖月祖若父也。其先數世，自侍郎副使君下暨孝子，俱以進士起家。後臨江君孫肅樂，亦以進士爲刑部郎，殉國難，有名。

天童曉公爲平陽弘覺師法嗣。順治中，曾住大內萬善殿，後遇予吳下。予有詩云：「道上逢師俱在客，座中念佛是何人？可憐不識東山路，花落花開幾度春。」公詩云：「烟開別路沙頭柳，月照多情江上人。太白一燈遲雪後，莫教相望過殘春。」蓋公時招予入山，故云也。若予則信手拈此。漸